

工会周刊



责任编辑：王维砚
E-mail: ghxwghzk@126.com

G 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

守在风西当管家



本报记者 邢生祥 本报通讯员 盛芳 姜楠

高耸的井架、运动的抽油机、轰鸣的发电机、一圈铁皮板房、十几个身着红色工装的身影和穿梭在戈壁黄沙里的皮卡车，这份忙碌的景象让柴达木盆地深处这片叫“风西”的土地有了新面貌。

“我先去给发电机加机油，你看看咱们的物资还够不够，缺啥告诉我。”青海油田采油四厂运行维护中心熊海明是风西致密油全生命周期项目管理部门的管家，项目上的大小事都需要他事无巨细地操心。

2018年春天，随着一股股冒着热气的黑色石油喷涌而出，“风平”自喷井在南翼山东北边荒芜的盐碱戈壁上诞生了。从此，这片不毛之地结束了“无人区”时代，还拥有了一个浪漫的名字——风西。青海油田也由此拉开了进军非常规勘探开发的序幕。

“风西区块刚建设时，要从采油四厂运行维护中心抽调人去驻井，但那里是没信号、没物资、没人烟的‘三无’地带，我们真怕人去了待不住。”采油四厂运行维护中心主任汪剑武回忆说，考虑再三，找到了业务素质过硬的熊师傅。

“当时，没有路，我开着皮卡车陷了好几次窝子才开到，从南翼山到风西30公里的路程，硬是开了大半天。”熊海明说起自己和风西的故事，滔滔不绝。

风西开发初期，只有熊海明一个人在此驻井。除了每天早上拿着手机，爬到山坡上、水罐上找信号，赶在早上8点半之前打电话上报生产数据，大部分时间他都与外界“失联”。

“风西的夜晚很黑，星空很美。”熊海明就这样白天看着风西的油井，晚上坐在土包上看星星，一个人过了两个多月“与世隔绝”的生活。

后来，随着风西区块的施工作业日渐频繁，人气也越来越旺。为了方便施工队进出，熊海明带着挖土机、洒水车往返于南翼山和风西之间，硬是“压”出了一条路，把往返时间从3小时缩短到了50分钟。

有了路，来的人多了，熊海明又操心起人员的吃饭住宿问题，从锅碗瓢盆，到米面粮油、新鲜蔬菜，都需要他开着皮卡车从南翼山运进来。

近年来，风西区块作为青海油田非常规勘探开发的重点区块，成了炙手可热的香饽饽，从几口井、几吨产量，到几十口井、规模建产……

“现在出发去南翼山拉物资。”熊海明驾驶的皮卡车消失在柴达木戈壁春天的漫天沙尘里……

高工的常胜秘诀

本报记者 彭冰 柳姗姗 本报通讯员 徐阳

“母液罐流量下降了，快让高工来看看。”
“巡检发现湿区溜槽破损泄露，马上给高工打电话求助。”
……

在吉林石化丁苯橡胶车间，职工们口中的“高工”是车间设备员高长胜，他主要负责设备的维护保养和检修工作。由于装置已运行40余年，故障率较高，且物料性质多为酸、碱、盐类，腐蚀性强，设备设施陈旧老化，高长胜的工作非常辛苦，夜间抢修是常有的事。

前几天，刚刚下班回到家的高长胜就接到了值班长仲浩铭的电话，“高哥，B线压块机侧缸运转不正常，干燥箱料排不出来。”

“你们先组织单压块机运行，我马上回单位处理。”来不及坐下吃饭，高长胜拿了两个馒头就匆匆下楼，坐上出租车边吃边往单位赶。

20分钟后，到达现场的高长胜一边询问故障发生时的具体情况，一边对设备进行检查，很快发现“病因”是侧缸传感器出现故障。他立即找来备用传感器更换，并对位置重新标定，很快“药到病除”。

高长胜长舒了一口气，刚要走出厂房，身后就传来急切的声音：“高工，A线压块机又坏了，跟刚才的情况不一样。”

来不及休整，高长胜再次投入“战斗”。他对故障压块机进行检查，在接连拆除、清洗并回装了5个电磁阀后，故障仍未消除。高长胜耐住性子，继续对管线设备逐项排查，最终判断是压块机的双联液压泵故障，他果断联系专业人员到现场更换液压泵。直到过了零时，生产恢复正常，一脸疲惫的他才放心回家。

这只是高长胜日常工作的一个缩影。只要现场有需要，他都会第一时间赶到。过去一年，他仅是夜间抢修工时就超过了300小时。

在高长胜看来，干一行，就要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才能在岗位上保持常胜战绩。

为临终者提供精神关爱，对亲属进行哀伤辅导，临终关怀志愿者石思玉——

用爱照亮生命的最后旅程

本报记者 李国

“人生都会有终点，当有人到站下车时，即使不舍也要心存感激，然后挥手告别。”30岁的临终关怀志愿者石思玉说出这番感悟时，显示出超越年龄的沉稳。

清明节前夕，记者来到石思玉工作的陵园，听她讲述用爱照亮他人生命最后旅程的故事。

“与医护人员不同，我们主要在精神上给予老人关爱，更重要的是用专业知识对家属进行哀伤辅导。”从事临终关怀志愿服务的10年间，她先后10次获评重庆慈善总会等机构评选出的优秀志愿者。

去者善终，留者善别

石思玉老家在重庆巫溪上磺镇，高中毕业时，父亲本想让她学医，可她却选择了冷门的现代殡仪技术与管理专业。

“这跟我的外婆有很大关系。”石思玉回忆说，父母常年外出打工，自己是外婆带大的，“最大的遗憾就是外婆去世时，没有跟她道一声‘谢谢’。”

2013年，石思玉来到福寿园集团旗下南山福寿陵园实习，也是从那时开始，她开始接触临终关怀。两年后，石思玉大学毕业，正式加入殡葬行业。

“出于对死亡的忌讳，很多人会有意回避，反而错过了和亲人说再见的机会。”石思玉说，她的工作就是帮助人们和逝者好好告别。

2021年，石思玉经历的一次临终关怀服务让她印象深刻。

一名男士为父亲预定了临终关怀服务，医生下达病危通知后，他心情沉重地打电话给石思玉，询问自己接下来需要做什么。

“你可以去跟父亲好好告别，告诉他，他

是一个好父亲，请他放心，你会照顾好母亲，照顾好这个家。”

“可是父亲已经陷入昏迷。”
“没关系，人临终前听觉是最后消失的，你说的他能听到。”

1个小时后，这位男士激动地打电话告诉石思玉：“父亲真的听到了，我看到他的眼角流下了眼泪。”

“去者善终，留者善别。”石思玉说，临终关怀简单地讲，就是和逝者道谢、道歉、道爱、道别，这也是之后无法弥补的“仪式”。

2017年，石思玉接触到了一个家庭，80多岁的老父亲已经走到了癌症晚期，医生让家属做好两手准备。

石思玉辅导老人的5个子女合理安排时间，轮流陪伴老人，“临终关怀最重要的就是亲人在身边给予安慰和勇气。”在子女的陪伴和鼓励下，老人奇迹般地挺了过来，一直到2022年才平静地逝去。

“多亏了小石的辅导和鼓励，父亲走得安详、平和。”老人的小儿子对记者说。

有温度地辅导哀伤

石思玉热爱自己的职业，也在学习中摸索成长。

2020年，她参加了第十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重庆选拔赛，并斩获佳绩。这次参赛经历，也让她更加意识到，殡葬行业的服务需要标准化、精细化和专业化。“死亡是每个人都绕不开的，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行业更有温度。”她说。

在提供临终关怀志愿服务时，石思玉也需要对逝者的亲属进行哀伤辅导。

有一次，石思玉在陵园看到了一位20多岁的女孩蹲在角落伤心哭泣。原来，她的父母在一年内相继去世，她一时间难以接受。

石思玉走上前去，抱了抱女孩，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安静地陪伴。当这位女孩离开



图为石思玉(左一)在为逝者家属做临终关怀辅导。
王真摄

陵园时，特地找到石思玉，对她深深地鞠了一躬。

一个家庭的丈夫中年过世，妻子非常伤心，石思玉有时间就会主动跟这位妻子聊天，“她不敢跟年迈的父母倾诉，更不敢在一双儿女面前表现出悲伤，跟我倾诉一下，心里会舒服一些。”

有一次，这位女士主动向石思玉寻求帮助：“最近儿子总是小心翼翼，女儿也越来越沉默。”

石思玉开导她：“其实孩子远比大人想象中的坚强，或许你可以尝试跟孩子们聊一聊。”

后来，这位女士告诉石思玉，她跟儿女敞开心扉后，3个人抱头痛哭了一场，自那以后，大家都不用再小心翼翼了。

坚持做认为对的事

由于行业的特殊性，别人忌讳或避而不及的死亡，是石思玉和同事们工作中接触的日常。

公司会定期进行临终关怀专业培训，

鼓励员工加入志愿者队伍，目前有300多名同事和石思玉一起进行临终关怀志愿服务。

“临终关怀的志愿者数量还远远不够。”石思玉告诉记者，目前从事临终关怀服务的主要是医护人员、社会工作者、志愿服务人员和慈善机构义工，绝大多数临终关怀机构并没有被纳入国家医疗保障体系。

一组数据更为直观：我国临终关怀的实际覆盖率不足10%，在发达国家或地区，这一比例达到了80%及以上。她期待，能有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临终关怀服务体系的构建中来。

刚从事这份职业时，亲戚朋友都说，“小姑娘干这个，估计连找对象都困难。”不过现在，石思玉一家三口过得挺幸福。外婆的话一直坚定着她的选择——“不管别个哪个说，你要坚持做认为对的事情。”

“好好告别，让逝者、生者都不留遗憾，不让时间抽走老人在人世间最后的体面。”石思玉一直用心体味着用爱照亮他人生命之旅终点的意义。

图片故事

一座山 一条路 一个梦

3月23日，在山西省壶关县大峡谷镇青龙峡村，牛何松(前)和村民们在山上修路。

太行天下脊，壁立千仞，山高路陡。大峡谷内，青龙峡村，700多个日夜，村民们用双手凿出了一条承载致富希望的旅游路。

今年45岁的牛何松是壶关县大峡谷镇青龙峡村后脑自然村人。2017年，牛何松看到许多乡村脱贫致富的成功经验后，产生了在家乡修建旅游步道的想法。不过，太行山地势险峻，大型机械上不去，修路只能依靠人力。下定决心的牛何松毅然辞职返乡，号召村民一同修路。截至今年2月，村民在石山里修通了3500多米的旅游步道。

旅游步道把后脑自然村和邻村多处亟待开发的旅游景观连接起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旅游山路网，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游玩，许多村民也开起了农家乐。春日里，太行山间，山风像小刀一样。村民们的修路热情，却在群山中沸腾着。

新华社记者 詹彦摄



齐晓敏在一次次挑战不可能中成长为钢梁制造领域的领头雁，在她看来——

迎难而上，没有啃不下的硬骨头

本报记者 徐新星

本报通讯员 张妹妹 熊红梅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大家辛苦了。”近日，安徽马鞍山长江公铁大桥钢塔首节段总拼通过专家验收，中铁工业九桥公司九江分公司总工程师齐晓敏第一时间在微信朋友圈分享喜悦。

齐晓敏是新建安徽巢湖至马鞍山城际铁路马鞍山长江公铁大桥钢塔制造安装的技术负责人。她和工友们夜以继日打造的这座世界最高桥塔，堪称桥梁钢结构的“天花板”。

自2005年成为桥梁人，齐晓敏一直奋战在生产一线，在一次次挑战不可能中成长为钢梁制造技术领域的领头雁。

啃下硬骨头

马鞍山长江公铁大桥钢梁全长3248米，采用三塔两主跨设计，单跨1120米，双跨连续跨度2240米，是世界最大跨度三塔斜拉桥。中塔塔高345米，相当于115层楼高。

初次拿到项目资料时，作为项目技术负责人，齐晓敏直言“头大”，“许多技术难点都是从未遇到过的。”

此前，齐晓敏已经参加过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安九铁路编鱼洲长江大桥等20多项国家重点工程建设，获得过多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有着丰富的急难险重任务攻关经验。

2019年，九桥公司承接了国内首座交叉索斜拉桥——安九铁路编鱼洲长江大桥3.6万吨钢梁任务。钢梁节段现场架设全断面匹配精度要求高，桥梁线型误差不能超过5毫米……面对众多“拦路虎”，齐晓敏带领团队争分夺秒，提出新建两个智能化生产车间、开展钢梁制造QC小组活动等一系列“金点子”，使得大桥比计划提前25天合龙贯通。

这类战绩让齐晓敏更有信心和底气，“肯钻研，迎难而上，没有啃不下的‘硬骨头’。”

细节造就完美

“钢塔横断面为十四边形，一个断面有

134条肋板，壁板和肋板厚度均为56毫米，总拼和安装的关键是壁板和肋板的对齐匹配，错台量不能超过1毫米。”齐晓敏说，不把握住细节，很难做到结果完美。

从钢塔下料开始，齐晓敏便对工序制造提出高标准要求。定位第二层ST3/ST4节段时，外壁板定位完成后，测量数据显示满足验收要求。但齐晓敏坚持要爬上第二层ST3/ST4节段钢塔查看里面的匹配情况，“首节段钢塔必须确保零误差，否则后面做得越多错得越多。”

当齐晓敏进入钢塔检查一番后，不看则已，一看则忧——外壁板虽然到位了，但134条肋板的匹配情况却并不乐观。

“马上整改！”她立马组织技术、质检人员召开方案讨论会，制定处理方案。

此时，距离验收只有不到半个月，处理细节所需时间势必影响验收节点。有人提出，“能不能验收结束后再整改？”

“绝对不行！”齐晓敏态度坚决，“必须100%达到要求。”

接下来，齐晓敏和工友们一起加班加点，一个隔仓连着一个隔仓地钻来钻去，终于让

每一条肋板都完美匹配。

征服一座座技术高峰

超高钢塔如何进行高空焊接，如何确保钢塔整体线型……面对超大截面钢塔节段制造拼装、超大异型构件等方面的技术难题，齐晓敏带领近20人的管理团队组成攻坚专班，开启了“5+2”“白+黑”的工作模式。

她带领团队研制出多索面变截面钢塔分块、分步制造及高空快速对位工法，“用技术引领生产”，征服了一座又一座技术高峰。

“我们针对项目制造、高空焊接、现场拼装难点，不断优化钢塔高空焊接工艺，开创了行业内世界大跨度超高塔制造技术之最，为今后同类型超大截面超高钢塔制造提供了借鉴。”2月22日，齐晓敏自信地向验收专家讲解着这座钢塔的前世今生，验收时间比业主要求的出厂验收时间提前了3天。

当专家宣布首节段钢塔总拼验收通过，齐晓敏和团队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桥梁关乎万人的生命，作为建设者，必须一丝不苟。”她说。